

# 王冰洋：琢磨传统刻瓷的收藏者

## 一期一会

王冰洋是市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，近年来他对传统刻瓷产生了很大兴趣，并且努力钻研技艺，其刻瓷作品受到不少圈内人的好评。记者一个偶然机会看到了他的作品，深为其魅力所折服，于是有了下面的采访。

### 传统刻瓷有味道

王冰洋是收藏家，他对刻瓷的迷恋始于他的刻瓷收藏品。他介绍，刻瓷工艺始于清乾隆朝，清中晚期以后，刻瓷艺术在民间迅速发展，一些文人墨客也参与到在瓷器上刻画创作。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耳目一新，很

快被广大民众所喜爱，从而发展成一种特殊的陶瓷装饰工艺。当时，一批刻瓷者以刀代笔，在光洁的白瓷器物上镌刻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等。这些作品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身，具有浓厚的金石趣，再现了书画艺术的精髓和风采，风靡一时。

具体到镇扬两地晚清民国时期的刻瓷，王冰洋认为当时扬州地区传统手工业比镇江要发达，所以扬州刻瓷一直很有名气。刻瓷与木刻、竹刻、石刻、砖刻、牙刻、刻纸、刻漆等并称为“扬州八刻”，镇江地区受此风影响，也有一些人士参与到刻瓷创作中，但名气始终不及扬州那么响。据现存的老刻瓷作品来看，当时扬州地区的刻瓷名家主要有江雨三、朱少甫、高应三、陈桂荣、臧济刚等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这门传统手工艺得以恢复，但是刻瓷艺术发展到现在多以篆刻工艺为主要表现形式，传统线刻早已不是主流工艺。不过王冰

洋因为收藏者的原因，自始至终看的都是线刻作品，也因此爱上了这种表现形式——即直接在瓷面上走刀，形成若隐若现的灵动线条。

### 称手工具步步寻

早在十几年前，王冰洋在收藏老瓷器过程中，在镇江市场上经常能看到一些晚清民国时期的刻瓷器，他深深被精美图案和精湛技艺所吸引，便萌发了学习刻瓷的兴趣。那时候网络还不发达，想找到一件称手的刻瓷工具很难，市面上也没有专用刻瓷工具出售。

王冰洋仔细研究过晚清民国时期的刻瓷，认为如果从效果来看，现在只有两种刀具能做到：一种是高碳钢锥形尖刀，另一种是金刚石刻线刀。因为只有这样的刀具才便于在坚硬的瓷器表面镂、凿、划，镂刻起来才能够得心应手。他先后尝试过钢刀、玻璃刀以及电动刻字笔等工具在瓷上刻，结果都不理想：使用钢刀刻瓷线条生硬不流畅，而且还极费力；玻璃刀虽可轻松刻划釉面，但刀头过大阻碍视线影响线条精确度；使用电动工具会产生轻微震动，造成线条崩口现象，与老刻瓷线条明显不同。后来，王冰洋想到在网上可能会有合适刻瓷工具，经过一番寻找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买到了理想的刻瓷笔，试用效果不错，从此利用业余时间经常练习。

其实，刻瓷蛮辛苦。首先要在瓷上勾勒图案，再依照墨稿线条刻，细节一次不能刻到位需要补稿补刻，其间要反复着墨填色。刻瓷需要一定力度，手指常被磨到红肿。对眼睛也是考验，王冰洋近视还有点老花，刻大器会有筋疲力尽之感……幸好，这一切努力都值得。现在王冰洋已熟练掌握了线刻技艺，一些习作常常赠送朋友或被人收藏，他也体会到了不一样的乐趣。（文/图 竺捷）



## 风铃

文/尹桂英

叮当叮当的声音来自风铃，清脆而动听。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之时，或最美的黄昏后，我家的阳台上总能传来美妙的铃声，如同百灵鸟的歌声一样悦耳，动人心弦。

风铃的出现在中国可追溯至古代。庙宇殿堂屋角的铃铛现今都叫风铃，亦称惊鸟铃，护花铃。古人悬挂风铃，是以“风吹玉振”的声音，达到警示，静心养性或祈福之目的。古代，风铃还有一个名字叫“铁马”，古称“铎”，起源于中国古代占卜，也有人用它判断风向。一次在北戴河旅游，海滨城市的海产品特多，贝壳工艺品吸人眼球，还有海螺、串珠项链都很逼真，琳琅满目，十分漂亮！我喜欢的风铃多种多样，价格便宜而且好看，天然的材料，高超的艺术。一串风铃便让我动心，上面的贝壳色彩光亮，大小贝壳搭配，天然创意，美不胜收！

我把风铃带回家，风铃悬在半空中，便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它陪伴我春夏秋冬。风铃随风飘动发出响声，祈祷平安，我也越来越喜爱它。突然有一天，外孙拍打它，逗它，不小心掉下来一片贝壳，我顿时冲他发火，他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不是我弄的。”又过了几天，我晒衣服时，又看见陆续掉了几片，这时才小心翼翼地检查起来。原来是时间久了，穿线风化，自己脱落，我错怪了外孙，心中自有愧疚感。

风铃美观有损，残缺不全，怎样才能恢复如初呢？我突然有了主意，将风铃剩余部分拆下，重新换线。首先，我将贝壳分成大片、小片，再相互搭配色彩，贝壳有红、黄、绿、白、紫等，分成好多组合。其次，再把十来根线固定在中心圈上的铆口，然后将线分别穿入主盘上的孔固定，最后将每组各自固定。重新穿好的风铃变废为宝，再加上我的创意，感觉比原来的更胜一筹，既有视点，又有亮点，还有自己动手的成就感、新鲜感。外孙看到修复好的风铃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婆婆，好漂亮哟！这下不会掉了，我也不用担惊受怕。”我乐呵呵地回答：“不怪你。”不过，组装风铃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要细心把握尺寸，特别是每组固定并不容易。一场误会解除了，也提示我们碰到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，要了解情况再说。

那风铃还在自顾自地摇摆，风与风铃的相遇是世间最美好的事。风在窗外吹，不停地打动风铃。耳畔风铃，风不止，铃不息。风铃的声音很美，是风的音乐，夏日听了感到清凉，冬日听了感觉温暖。有了风铃，风悄悄地吹过，还留下了银铃般的响声，生命如同风与铃一样流过，几乎难以掌控。因此，需要心的风铃来感知生命的流动，观察生活的轨迹，体会岁月的沧桑。每一次风铃吹动的时候，都会让我感受时间的进退，我爱点滴的生活乐趣，更爱贝壳风铃伴我愉悦的时光。

## 走进蚕种场旧址

文/唐士莉

近日我跟随一户外组织走进已经关闭的蚕种场，入场区后，让我们仿佛走进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营综合厂区。标志性的铁水塔还在使用，凹形的老式厂房楼、红砖楼房、法桐树等都让人眼熟，老厂门前圆形花坛都保留着，不过里面种着蔬菜。

朋友清雅的婆婆曾是蚕研所的研究人员，一辈子致力于桑蚕研究，忙于事业，疏忽了对子女的照顾和关爱，如今已经八十多岁，她们那个时代的人对事业充满了无比的热情。这让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那时丝绸业还兴盛，街头的服装裁剪店也多，炎热的夏季，我们都喜欢到商场或鼎大祥绸布店扯上几米真丝布料，做条花色长裙或衬衣，穿上它们既吸汗又透气舒爽。随着时代发展，成品服装发展日新月异，商场里卖布的柜台也撤了，不过鼎大祥绸布店还在。曾经是金字招牌的丝绸业随着行业不景气慢慢衰落，城里的丝绸厂也没有了踪影……

如今，育种的老楼还在，还有一条往底层的通道，上面标识“育种

区”。一幢红砖楼前面向南，边上有一条路，路旁整齐的法桐树伸向前方。落日阳光照在红墙上，映射着法桐树的黄叶子，显得金光灿灿。出育种、生产的厂区后，往东走，是一片开阔地，路旁有绿化痕迹。我看到有景观云杉树和宽大的芭蕉树，走到东南角，青砖砌的古色古香的招待所楼房静立着，楼的规模挺大，保存完好。楼前一排红杉树，对面还有一排种在水泥花坛当中的常青树，以往有人修剪成圆形，如今无人打理，任其生长。楼上是老式建筑楼房，楼下有侧门，有个“L”形围挡沿台阶拐向侧门。

经过一条路，两旁是笔直的红杉树，还有金黄的银杏树，很唯美。我们一行人走在这条路上，瞬间回忆起小时候看到的电影场景，一群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走在路上，意气风发，充满朝气。多么熟悉的画面啊！到生活区，一排排的平房，从侧面看是“一”字形围墙，有雕花拱形门通往每排平房，往里看，平房前面是围栏杆圈起来的蔬菜瓜果地，每个房门前有个小台阶，窗前挂有空调外机，这里应该是以往的职工宿舍区。

往里走还有白色的行政办公楼，楼前用铁栅栏围着。行政楼前有一条路，顺着路走的行道树旁有一条河，河外圈是墙。沿着河走到南区大门，往西看有卫生室，有街道办公区。这里俨然一个小社会。走出厂门外，外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，两边法桐树粗壮高大，很有气势，叶子都黄了。厂大门对面是一排平房，有很多店铺，有的挂着“商店”牌子。这里人多了起来，有了生活的气息，路边还有公交站台，至今还通着公交。

现在蚕种场里房子大多空着，这个厂区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营厂房的布局风格。如果对它们加以修缮和维护，作为一个景点来开发或利用，应该会引发很多人的共鸣。包括60后、70后，甚至50后，勾起他们对过去的情感回忆。也可以让80后、90后、00后们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氛围和背景，毕竟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，但它却不应该被忘记——因为有那么多的温暖记忆留在心间。